

报告文学卷



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9. 9

ISBN 7-5063-1756-7

I. 新… I. 新… III.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综合集-新疆

-当代 IV. I21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9895 号

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报告文学卷

编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 徐 冉/齐 丹/祁 英

装帧设计: 李 莉

版式设计: 李 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医大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630 千

印张: 68

印数: 3000

版次: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756-7/I·1744

总定价: 136.00 元 (全六卷)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天山儿女的心灵画卷

——《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前言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之后，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少数民族作家在短短几年内，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创作发表了大量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戏剧、儿童文学等多种文学体裁，以独特的生活画面和鲜明的语言特色，塑造出一系列共和国文学画廊中少数民族生动人物形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重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尤其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祝词》恢复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来面目，从而迅速迎来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诞生了过去所没有的长篇小说，而且短短二十年时间里，有百余部长篇小说、几百部中篇小说、上千篇短篇小说发表；长篇小说在总体上有质的飞跃，中短篇小说创作在题材、艺术构思、风格和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诸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小说创作已经演变成为民族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它代表了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地位和价值观。而素有“诗歌民族”称誉的新疆各少数民族的诗歌创作，在克服政治口号化、公式化、单一化的非艺术弊端方面也呈现出喜人的局面；报告文学、散文在量和质上初步繁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同文学创作体裁的健全与繁荣比翼齐飞；一批新疆少数民族作家在全国性文学评奖中获奖，创

作出一批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机结合的艺术佳作。

作家王蒙说过这样一段精彩的话：“我总觉得语言也是一种艺术，一种音乐，是打开一种人心、一种文化的钥匙”。因为语言的限制，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优秀成果还不能很好地为新疆和内地广大汉语读者所了解；汉语读者要想进入少数民族文学宝库探宝，必须借助民族语言翻译这把金钥匙。多年来，以王一之、郝关中、克里木·霍加、刘宾、张宏超、张世荣、史震天、梁学忠、赵世杰、苏永成、姚承勋、张孝华、叶尔克西、乔伦夫、汪仲英、阿地力·朱玛吐尔地等为代表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家队伍，通过自身创造性的劳动，为新疆各民族文学的共同繁荣进步，为促进各民族之间双向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丛书是我区为庆祝建国50周年编辑出版的文艺类献礼项目之一。是第一次较为集中、全面地向广大汉语读者世界介绍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果的翻译、出版项目；丛书的编选、翻译工作以“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指导思想，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所选作品的时间范围以新时期为界（1979年至今），一套六本，所收体裁分别为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这项工作的完成对于加强新疆少数民族与内地广大读者之间、新疆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重整我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队伍，鼓舞士气；架起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之桥，友谊之桥，团结之桥；促进新时期新疆多民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共同繁荣，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六卷本《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丛书的编辑过程中，阅读百余万字作品，使人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血肉相连之情；感受到新疆少数民族文学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感受到新疆少数民族文学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独有的文学魅力；感受到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

文学发展脉络与本套丛书编选的珠联璧合。现将本套丛书编选的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代表性作品的特点总结如下。

一、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主旋律。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少数民族作家,通过本民族历史命运的转变和自己的切身感受,高扬爱国主义旗帜,饱蘸情思,以大量生动感人的艺术创作来歌颂祖国,歌颂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著名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在其诗作《祖国,我生命的土壤》中写道:“祖国——我生命的土壤,你是生我育我的母亲,你的儿子眷恋着你,犹如灯蛾之迷恋光明。”表达出各民族作家对祖国母亲发自肺腑的热爱。蒙古族诗人齐·艾仁才创作的诗歌《向往太阳升起的地方》,就以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人万里东归祖国的光辉事迹为题材,热情讴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凝聚力。蒙古族作家孟驰北荣获1984年全国报告文学一等奖的作品《塞外传奇》,生动再现了维吾尔族学者哈力克·沙克一家与汉族孤儿阎飞长达半个世纪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民族情;回族作家马继明在自己的知青题材获奖短篇小说《重逢》里,以感人至深故事,歌颂了回族劳动人民淳朴善良的高贵品质,歌颂了民族团结这一神圣主题。祖国的独立富强,各民族人民团结,改革开放带来的繁荣昌盛,无不反映在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时代主旋律之中。

二、贴近时代脉搏,植根民族文化传统。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离不开改革开放、富民强国的时代阳光照耀,离不开丰厚的民族文化沃土的培育。自80年代初始,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也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日益增长,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跨入了勇敢探索的阶段。这个时期需要一批具有健全文学思维、发达美学观念、独特写作风格和创新意识的新时代作家。祖尔东·萨比尔、柯尤慕·图尔迪、麦买提明·吾守尔、穆罕默德·巴格拉西、哈丽黛·依斯拉依里、托乎提·阿尤甫、阿拉提·

阿斯木、艾海提·吐尔迪（以上维吾尔族），马哈孜·热孜旦、乌玛尔哈孜·艾坦、朱马拜·比拉勒、艾克拜尔·米吉提、夏木斯·库马尔、哈伊霞·塔巴热克、叶尔克西·胡尔曼别科（以上哈萨克族），马康健、杨峰（以上回族），道·乃岱、道·都古尔加甫（以上蒙古族），艾斯别克、曼拜特·吐尔地（以上柯尔克孜族）等一批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代表，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劳动，为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尤其是小说创作高峰的到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批作家努力地从国内外优秀文学作品中借鉴和学习，与内地文学思潮相呼应，吸收新的创作技巧和方法；努力地从本民族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文学视野开阔，创作思想日益成熟；他们以独特的生活体验和鲜明的语言特色，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独特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的，富有改革开放浓郁时代气息的少数民族文学人物鲜活形象，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增添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文学画卷。

三、各民族文学呈现不断交汇、融合，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特点。仔细阅读本套作品选，会真切感受到维吾尔式的幽默风趣，哈萨克的勇敢豪迈，回族的坚忍细腻，蒙古族的热情奔放，柯尔克孜族的敏感深沉跃然纸上，令人深思，这就是风格的魅力。然而，读者会在阅读中进一步发现，汉语言文学新时期以来的嬗变，包括伤痕文学、朦胧诗、知青文学、现实主义回归、意识流等等，都可以不同程度地从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感受到这一影响。这是各兄弟民族作家从汉语言文学中获得新鲜血液和营养的需要，也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积极拥抱生活、拥抱时代的需要。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如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伊明·艾合买提、小说家阿拉提·阿斯木、评论家阿孜古丽，哈萨克族小说家艾克拜尔·米吉提、哈伊霞·塔巴热克、叶尔克西·胡尔曼别科、评论家夏里甫罕·阿布达里等人能够使用双语进行创作，这使得他

们能够迅速、准确地汲取汉语言文学新鲜营养，具备开阔的跨文化视野，在较高视点上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梳理、反思，从而创作出一批较有深度的新时期代表性文学作品。

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体受汉语言文学影响的同时，互相之间也不断走向交汇、融合，共同发展。在本套丛书入选作品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具体例证。例如，锡伯族作家铁木尔·关清福用维吾尔语创作的短篇小说《神奇的丁香花》获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奖。哈萨克族评论家郝斯力汗·哈米江用维吾尔语撰写的评论《铁依甫江诗歌的哲学观》，对维吾尔族大诗人铁依甫江诗歌进行评析，获得维吾尔族文学界一致好评。柯尔克孜族青年评论家曼拜特·吐尔地撰写的维吾尔族当代作家评论，总是别具慧眼。东乡族诗人艾布·雅库布用维吾尔语创作的新诗手法新颖，富有哲理。凡此种种，无不体现了新时期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语言文学之间，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不断交流，融合，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特点。

六卷本《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丛书，作为我区第一次较为集中、全面地向广大汉语读者世界介绍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果的翻译、出版项目，其开创性不言而喻。我们相信，汉族作家和内地广大读者，同样需要从各民族文学交流中增长知识，获得新鲜的血液和营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五十华诞的日子里，在世纪之交，愈发感到对新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一番回顾与整理的必要，这项工作必然具有继往开来的标志性意义。本套丛书一百余万字的容量仅仅收录了不到200位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加之编者水平和鉴赏能力有限，遗珠之憾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还望少数民族作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9年8月1日

目 录

塞外传奇	(蒙古族)孟驰北 张 列(1)
春天 土地 精神	(维吾尔族)穆罕默德·巴格拉西(43)
	王玉祥 译
生活与义务	(维吾尔族)凯沙尔·米吉提(77)
	王新和 译
活着的焦裕禄	朱光华 (维吾尔族)迪丽达尔(93)
让孤儿的明天更加美好	
	 (维吾尔族)努尔穆罕买提·托乎提(130)
	苏永成 译
在成吉思汗山的怀抱	(哈萨克族)哈尼·沙尔加诺夫(157)
	阿达克 阿 里 译
草原夜莺	(哈萨克族)乌拉赞拜·叶古白(164)
	汤新民 译
喜庆的恰合坡	(哈萨克族)海若拉·巴彦拜(200)
	阿达克 阿 里 译
诗人轶事	(哈萨克族)夏依索勒坦·克孜尔(222)
	阿 里 译
英魂不朽	(回族)姚金海(233)
黄金奏鸣曲	(满族)尚久骅 吴云龙(261)
后 记	(282)

塞外传奇

(蒙古族) 孟驰北 张 列

黑汗王朝的人和长城里面的人，都是一家人。

——维吾尔古代著名诗人

尤素甫·哈斯哈吉甫

用“传奇”作题目，很容易给读者造成误会，以为其中有作者的杜撰和虚构，其实，每个章节都是主人翁真实的生活脚印，只因有太多的巧合、奇遇，千挑万选，再找不出更贴切的词汇，不得已，袭用了“传奇”二字。

幸福的会见

飞机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新疆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维吾尔族哈力克·沙克刚走下舷梯，一位中年汉族妇女带着一个小青年急步走上前热情地问：

“您是哈力克吧？”

哈力克一怔，但马上猜出是谁了，笑着说：

“就是。你是……”

“我是阎飞的爱人。非常抱歉，阎飞因忙着录音，今天不能亲自来，让我和孩子先来接。”

当他们在机场上热情寒暄的时候，北京海淀区塔院北路一座家属院里，一则新闻把左邻右舍都轰动了：阎飞的原名叫阿不都拉，他的维吾尔族哥哥今天要上门认亲来了。这件新闻，使阎飞的一些熟人坠入了五里雾中，阎飞明明是北京电影乐团著名的作曲家，为六十多部电影配过曲，怎么会是新疆人，又会有那么个古怪的名字……

一辆小卧车停到了门口，哈力克·沙克走了出来。就在这同时，阎飞也从电影乐团赶了回来，两人在门口相遇了。三十多年了，哈力克作过多少这样的梦，梦幻骗去了他多少欢笑和眼泪，又使他尝受过多少幻灭的痛苦，现在梦幻竟变成了现实。起初几秒钟，两人你看我，我望你，都有点陌生了。但是从童年生活的回忆中，彼此都记起了对方面部的特征，都在狂喜中扑了过去，异口同声叫起来：

“阿不都拉弟弟！”

“哈力克哥哥！”

激情的潮水涌上心头，千言万语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好久，哈力克问：

“努尔尼沙妹妹还活着吗？”

“活着，她也在北京。”

“啊，她还活着！”哈力克的心头又卷起一股狂喜的巨浪。

“她是中学教员，现在的名字叫阎缦云，她老啦，已经退休了。”

努尔尼沙闻讯赶来了。出现在哈力克面前的是一位年逾半百的妇女，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哈力克惊叫着走过去，目光落在努尔尼沙的头上，当年乌黑的双鬓已经生出绉绉白发，头发脱落得稀疏了，当年颅顶部留下的棒伤疤痕更加清晰。哈力克无限感慨。

努尔尼沙和阎飞留哈力克住宿，无奈，哈力克心头还惦记着一个人。他说：

“我还得马上到人民大学找个叫朱维民的教师。”

“您找他有事吗？”

“他和你一样，也是我的汉族弟弟。”

“啊！”在场的人又发出惊叫。

.....

哈力克出现在人民大学教职工宿舍里，这是里外两间的屋子，四壁都悬挂着油画，室内的陈设典雅、朴素，案头还放着未完成的画稿。具有艺术家气质的朱维民，心里的热度更高，他手舞足蹈地叫起来：

“是你，哈力克同志！我天天都在盼望你，快坐！快坐！看到阎飞了吧？”

“见到了阿不都拉弟弟。”

在以往风云变幻的年月里，民族情谊的金线把这些原本毫无瓜葛的人的命运连缀在一起。后来，又在颠连困顿中分散，天涯海角，音信杳然，各怀着一腔相思，而今天，在北京演出了大团圆的喜剧。

血泊中救人

时间回溯到四十九年前深秋的一天。

深夜骤起的狂风，依然在屋脊和榆树丛中拉长嗓音发出凄厉的呼啸。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卷来的尘霾漫空遍野，充塞了整个空间，天地凝缩成灰濛濛的一团。是日上三竿的时刻了，天空暗淡得像黄昏一般，巍峨的昆仑山的雄姿从人的视野中消失了，远处绿树掩映中的村落也被风沙遮没了，连近在眼前的墨玉县城的轮廓也成了一片混沌，狂风成了大地的主宰，由它肆虐，由它摆布。

哈力克早上起来，风还刮着。庭院里几棵白杨树东倒西歪，桌

子上落了很厚的一层灰沙。奇怪，非常爱清洁的母亲热比汗，竟没有去掸试，只见她双眉紧锁，时进时出，在炕头愣坐着，屋里不见父亲的影子。哈力克回想这几天，家中有点异常。每到黄昏时分，都有汉族人来，表情又都是那么严峻。父亲接待他们时，门窗都关得严严的，谈话的声音也很低，任何人都不许在场，好像有什么机密大事。他预感到有什么意外的大事要发生了。他跑进屋里，母亲热比汗的脸罩在头巾下，一对黝黑的眸子流露出心神不定的神情。哈力克问：

“达当（爸爸）哪里去了？”

话音刚落，父亲沙克带着一脸的愁容进门了。他坐在椅子上，粗粗地卷了一支莫合烟，大口大口地吸着，眼望着地面一言不发。按照维吾尔族的习惯，妻子除了家务，是不许过问丈夫的事物的，热比汗坐在炕沿上，心事重重地看着沙克，显出惴惴不安的神色。半支烟烧完了，沙克抬起头说：

“太不像话，他们煽动人去杀汉族兄弟，我刚才出去安排了一下，叫他们把那几家汉族保护好。愿胡达（神灵）保护他们！”

沙克原是个贫苦农民的儿子，曾在和田一个大巴依（财主）举办的伊斯兰教经文学学校学习。因他聪慧过人，毕业时名列前茅，受到巴依的赏识，没有分配他到清真寺当阿訇，却派他到乌鲁木齐，替巴依经商。沙克长于交际，他进关到酒泉、张掖、武威、兰州，贩来货物后，又远销到塔什干和阿拉木图。几年之间，生意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沙克更加受到大巴依的器重，被视为股肱。大巴依死后，产业由他弟弟继承。不久，这位新巴依也身染重病。弥留时，嘱咐把他的妻子、两个幼子，连同他的产业都由沙克继承。后来就生了哈力克。从此，沙克成了全疆有名的富商。后来因为人事的牵连，沙克忍痛歇业，携眷回归故里——南疆墨玉县城郊的庄子里。他和墨玉县一位姓阎的汉族县长在乌鲁木齐时就有交往，现在在沙克的乡里相逢，倍觉情谊深厚，两人过从密切，

有时常笑谈到深夜。近一年来，因为国外反动势力的插手，南疆形势动荡不安。半年前，分裂主义分子在喀什搞分裂祖国的活动，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很快就垮台了。和阗地区的分裂主义分子买买提依明心犹不死，想重蹈覆辙。前天深夜，阆县长打发一个心腹来和沙克密谈了很久，要沙克在墨玉县一旦发生事变时，依仗他在当地的威望出来伸张正义。老沙克答应了，但他的心事却重了。这两天，他密切注视着县里的动静，从各种迹象判断，事变非发生不可，昨天夜里，他辗转床席，一夜没有安寝。天一亮，尽管大风呼啸，他还是赶到县城察看动静。大街上人来马往，异乎寻常，看来，事变迫在眼前了。他穿街走巷，把几家要好的汉族人托付给了他的维族亲友。为怕人发现行踪，引起分裂主义分子的猜疑，安顿妥当，他便匆匆回到家里。沙克仍然发愁，买买提依明煽起对汉族人民的仇恨，要是事变果真发生，阆县长自然首当其冲。用什么法子解救呢？他手扶额头，陷入困境了。

忽然，有人慌慌张张跑来，手贴在胸前，身子微微向前一躬说：

“巴依克（维语对人的尊称），买买提依明的队伍到县政府去了。”

“啊！”沙克一声惊叫，把手上的烟蒂狠狠地朝地上一扔，说：“快备马！”

热比汗紧跑到跟前，慌张地说：

“要出乱子，你不能去！”

“我给胡达起过誓，汉族兄弟有困难，我要全力帮助。违背誓言，将来要打进火狱的。”

沙克说完，走到庄子门口，翻身上马，迎风驰去了。

哈力克坐在门槛上，想起方才外面来人讲的那些话，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了，心里也慌张起来。他走过去问母亲热比汗：

“街上怎么啦？”

热比汗忧心忡忡地答：

“外面闹事啦！”

“爸爸刚才说的啥？”

“孩子，这事说起来话长。”

原来，有一年沙克雇了个驼队到关内作生意，回程时到甘肃，得了伤寒。多亏有个骆驼客是甘肃人，把沙克领到一个汉族人家，那家人给沙克请医生，熬汤药，做好饭好菜调理他。住了两个多月，总算把病治好了。那年快过库尔班节了，还不见沙克回来，可把热比汗急坏了。沙克到底回来了，家里一下子来了许多客人，他当着众人的面说：“要不是汉族兄弟帮助，我这条命就丢在关内了。今天，大家都在这里，我向胡达起誓，以后若见汉族兄弟有了困难，我沙克也一定全力相帮。”

哈力克不希望城里发生什么事，他盼望大家平平安安的，父亲千万不要有什么意外。热比汗嘱咐他哪里也不要。但是，好奇心使他安不下心来，他跑到了大门外。这儿是郊外，离县城还有一段路，大路上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好一会儿，只见一群人手中拿着铁器家伙，吼叫着向邻村冲去，跟着传来了尖叫声、哭声。哈力克害怕起来，正要跑回院子，忽见沙克牵着马从村东头走来了。哈力克急忙迎上去，只见父亲的脸上一片阴霾，眉头皱得紧紧的。沙克走到房檐下，背靠廊柱坐下，两眼直看着地，一言不发。热比汗匆匆赶出来问：

“怎么啦？”

沙克没有回答，他粗粗卷了一支莫合烟，深深吸了一口，又缓缓吐出，他的脸上挂着两行眼泪。一会儿，他长叹了口气：

“晚了，两口子都被杀害了！”

热比汗一惊：“胡达啊，能这样吗？那，他们的孩子呢？”

“都关在厢房里。”

“啊？孩子是无辜的，你得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呀！”

沙克抬起头，望着尘埃遮蔽的天空，什么也没再讲。

在县政府二堂旁边的一间厢房里，关着两个孩子：姐姐，八岁光景，头上的棒伤还是血糊糊的。她坐在地上，经常被厢房外面的响动所惊吓，每听得人声就惶恐地东张西望。弟弟六岁，光是那两只滴溜溜的大眼睛，就显出他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他常向姐姐提出一些幼稚的问题：他们为啥把我们关在这里？我们啥时候出去？……只要弟弟一开口，姐姐就赶忙把他的嘴捂住，悄悄告诫他：

“不要说话，门外面站着人。”

一天过去了，姐弟两个没吃没喝，饥肠辘辘。弟弟一刻捱一刻，捱到黄昏日暮，熬不住了，他叫起来：“我饿，我要吃饭！”

姐姐怕弟弟的喊声再招来祸事，一把将弟弟拉在怀里，紧紧搂着，哄慰着说：

“不要吵，明天就会给我们饭吃，包子、抓饭都有。”

室内渐渐昏暗下来，夜色越来越浓。弟弟有点怕，紧偎着姐姐。姐姐呢，仿佛有黑暗掩护他们，可以躲开人的眼睛。忽然外面吼叫起来，姐姐吓得周身哆嗦，弟弟的瞌睡也被惊跑了。他从姐姐怀中挣脱，贴到门缝去看。啊呀！只见在大堂前的天井里，纸堆得像小山，许许多多的人叫着，笑着，还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抱来成捆的纸往上摔。孩子当然不知，这是从县政府各办公室搜寻出来的公文、告示、函件……接着，烧起了大火，把四周映得如同白昼。孩子哪里知道这些维族农民群众被反动官府的压迫所激怒，现在正在发泄他们的宿恨。可悲的是他们被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来进行民族仇杀了。姐姐预感到又要发生什么事了，她拦腰把弟弟抱到屋子的一角，屏声静气地蹲着，只恨没有一个地洞钻进去。

天刚亮，哗啦一声，厢房门上的铁锁打开了，走进一个腰间

横挎马刀满面长着络腮胡子的人，他一挥手，领着两个孩子往外走。那人把他们领到后院一棵大榆树底下，让他们跪下，只见姐姐大声哭叫，弟弟不知这大胡子要干什么，一切随他摆布。那人正要抽刀，只见一匹枣骝骏马冲到跟前，骑在上面的人大喊一声：“住手！”

说着，沙克翻身下马，对长胡子的人说：

“孩子是没有罪的。”

“这是帕夏的命令（买买提依明自称帕夏，帕夏，在维吾尔语中意为皇帝）。 ”

“把孩子交给我，我跟帕夏去说。”

那个人扶起了姐弟俩，把他们领走了。这个人，就是沙克老人。

沙克走进县政府大堂，两边各站着一排腰挎长刀、身穿一色黄袷衫、头缠白布的武士，大堂上坐着一个宽肩长髯，双目像鹰隼一样阴沉可怖的头戴“塔吉”（即皇冠），身披用贝克山姆（印着黄色和浅红色长条的布）做的“通”服（即皇袍），双手正在掐着一串念珠，他就是买买提依明。沙克领着两个孩子走进来。距大堂还有几米远的地方，他用汉语对孩子说：

“跪下，给帕夏磕头。”

沙克走进来，右手掌贴在胸前，身向前躬，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回过头来说：

“走，跟我吃饭去！”

沙克牵着马回家了，上面驮着两个汉族孩子。有一个满身血迹，好不吓人。哈力克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跟着走进厅堂。只听父亲对母亲说：

“胡达给了我们两个孩子！”

热比汗忧伤地看着站在地下、惊魂未定的孩子，说：

“哎，胡达啊，他们心太狠啦，怎么能欺侮孩子，快请个医生

来吧!”

热比汗又心事重重地说：

“你领着两个汉族孩子，别人会说你亲汉，会找你麻烦。”

“汉族弟兄有困难，我一定帮助，在胡达面前说谎是要下地狱的啊!”

这一天，哈力克一直用惊讶的神情瞧着发生在家里的一切。只见母亲翻箱倒柜，寻找合身的衣服；父亲进进出出叮咛这个，嘱咐那个，哈力克竖起耳朵听，明白了几句，但始终弄不清头尾。直到黄昏时分给两个汉族孩子洗涤、敷药、包扎停止，衣服换好以后，只听父亲用汉语对他们说：

“不要怕，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的孩子了。哈力克，你过来。”父亲指着两个汉族孩子说：

“你年纪比他们大，你就是哥哥。”又转向那两个汉族孩子道：

“哈力克会说汉语，以后你们就在一起玩。”

哈力克好久没有说汉语了，他多么想走到这两个汉族弟弟妹妹跟前，好言安慰几句。

夜晚，哈力克躺在炕上，他看着身边的两个伙伴，又好奇，又高兴。突然，“哎哟”一声，把哈力克吓了一跳，他侧过头去，见是受伤的女孩痛醒了，先是呻吟，后来放声大哭。热比汗坐起来，把女孩抱在怀里，再三哄劝。只听热比汗在叹息：

“胡达啊，他们的心多狠，为啥要伤孩子!”

一会儿，女孩不哭了，母亲也已睡下，屋子里一片寂静。过了很多天，只听母亲说道：

“这两个孩子放在家里怎么办?”

“我考虑好了，请阿訇来给取个名字，就成了我们的子女。”是父亲的声音。

哈力克连忙把头伸出来，要多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不禁心头一阵欣喜。